

《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工业史和商业史的哲学意蕴

李中祥

(武汉体育学院 体育科技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大量的篇幅研究了工业史和商业史。这其中包含有丰富的哲学意蕴。主要说来,工业史和商业史的研究,是对现实的人的感性世界的关注,有别于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反映了单个人的不断解放程度;是唯物史观的确立,找到了科学理解人类历史活动的钥匙。

【关键词】商业史和工业史;市民社会;感性世界;人的本质;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1-0085-04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以大量而丰富的材料详细地、系统地论述人类的工业史和商业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工业史和商业史的研究,其目的不是为了弄清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为了阐明我们应该从什么前提出发,说明历史中的人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的哲学问题。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工业史和商业史的研究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意蕴。

一 关注现实的人的感性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类工业史和商业史的研究中,从对现实生活的事实的分析中去阐明一系列重大的哲学问题的致思路径,既不同于黑格尔的抽象思辨,也不同于费尔巴哈的纯感性直观的思维方式。

自笛卡儿以来的近代哲学,从主客二分出发关注人的认识问题。当然它也有自己的世界观。世界观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决定着哲学研究的方向和性质。近代哲学家认为世界是外在于人、独立于人、自我封闭、预先给定的既有存在。在他们看来,世界与人矛盾的、不能统一的。可我们面临着这样的一个事实:人实实在在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中。那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笛卡儿提出了“我思故我在”,莱布尼茨推演“预定和谐”,一直到康德宣称“人为自然立法”,以及黑格尔以“绝对精神”来最终完成人与世界的统一。黑格尔以神秘的绝对精神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赶走了占据最高统治地位的上帝,把这个充满神圣光环的最高宝座腾给了理性。就这样,人与世界在抽象的、思辨的理性王国里得以安身、得以统一,人与世界的统一关系只能在理性的王国中才能彰显出来。黑格尔陶醉于用抽象的绝对精神构筑起来的体系中,再也不愿意去触及人的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不去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自黑格尔之后,无论是老年黑格尔派还

是青年黑格尔派都只是抓住了黑格尔体系的某一方面来反对他的整个体系,因而,他们都没有走出黑格尔的致思路径,还是以意识的幻想去反对现在的意识,以一个原则去反对另一个原则,“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与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

马克思早年受近代哲学尤其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也试图去建构形而上学的体系。可在《莱茵报》办报的过程中,他看到莱茵省议会的立法过程根本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起支配作用,恰恰相反,而是地主、资本家的利益决定立法,理性说明不了也解决不了任何现实问题。理性与现实的矛盾,使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2]给马克思的哲学信仰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可见,当时马克思内心经历着怎样的痛苦。他自己说过:“至于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信仰的那种思想(理性把我们的良心牢附在它的身上),则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枷锁。”^[3]“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4]这部著作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得出如下结论:“法的关系就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5]这是说,是“市民社会”构成了国家和法的基础,是“市民社会”决定了国家和法的产生,所以,“市民社会”应当是我们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马克思据此提出:“工业以至于整个经济界和政治界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6]从而实现了从感性世界出

发去说明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的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就这样,与黑格尔把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把人的感性活动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把哲学从地上升到天上,从人的感性世界、人的实践活动去规定哲学等意识的基石和方向。当然,马克思所理解的“感性世界”与费尔巴哈所理解的“感性世界”是不同的。费尔巴哈所理解的“感性世界”是从单纯的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没有看到“感性世界”决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世界,而是一个自为的世界。它深深地打上了人类实践活动的烙印,它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世世代代发展工业和交往方式的结果,并随着历史的改变而改变,“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的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提供给他。”^[7]当然,他也就“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8]因而,费尔巴哈也就不可能科学地回答人的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以及人的感性世界中是如何产生国家、阶级的。在他那里,历史与唯物主义彼此完全脱离,他看不自然科学的产生只是由于工业和商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为它提供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9]一句话,是人类的商业和工业的实践活动生成了感性世界。

由上观之,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把事物、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不再栖居在理性的王国中,而是生活在活生生的感性的现实的世界之中,彻底地颠覆了以往哲学传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哲学研究范式,将人的感性劳动、人的工业和商业实践活动、现实人的生活世界视为根本性的,创立了以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为立脚点的新唯物主义,真正努力去实现“改造世界”之目的。

二 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

与黑格尔把精神看作人的本质、费尔巴哈把抽象的类看作人的本质相反,马克思把人的劳动、人的感性活动看作人的本质,于是,人不再栖居在理性的王国中,而是生活在活生生的感性的现实世界中。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并不是某种抽象的规定性,而是“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这是说,人的本质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在社会现实的生产 and 生活中活生生展现出来的一个

动态过程,随着人类的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更进一步说,这需要我们从人类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去理解人的本质及其历史的丰富性。

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主要表现为工业和商业的活动。而以往人们简单地从外在的有用性如需要来理解。历史编纂学家把人的工业和商业的这种活生生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成某种史前的东西,把人类的工业史和商业史说成是脱离人的劳动、人的感性活动的东西。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与历史的对立。他们不懂得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1]人们为了生活,就必须从事劳动,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的本质就在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展开和丰富。据此,马克思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2]随着人类的工业和商业的实践活动的展开,自然科学渐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展示着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并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但自然科学所获得的材料以及发挥的作用,也只有的人在工业和商业活动中,在人的感性活动中得到合理说明。

工业史和商业史也就是人类的劳动史。历史中的“现实个人”在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过程中,不仅生产出物质生活资料,而且也生产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资料交往形式;不仅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而且也发展着人自身。同时,在人的劳动实践中,物质生活资料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人自身的对象,确证和实现着人的本质力量。这种本质力量当然是随着物质资料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一同生产出来的。可见,劳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劳动创造了人类历史,劳动是人的自我本质的确证。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现实个人”的历史不是历史编纂学家所理解的纯粹的抽象的思想史,而首先是生产史,是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得以生成和确证的历史。

把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看作是劳动的发展,有人认认为这是一种劳动还原论、生产还原论。此观点的错误和危害性就在于:忽视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实质,不是从现实出发,不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而是把某种观念、原则作为考察现实问题的出发点,使工业史和商业史成为思想史,没有现实的根基,漂浮在思维的王国里。这实质上就是旧哲学形而

上的思维方式,恰恰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在马克思看来,工业和商业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体现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决定着人的自由与解放程度,因而,必须把人类劳动的历史同工业和商业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和探讨,找到解开人类历史发展之迷的钥匙。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人的丧失与恢复是同工业和商业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分工,才有了工业和商业活动,是人片面发展自己,劳动成了异己的力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具有了民族性和地域性。换言之,人在分工和劳动中丧失了自己,同时,工业和商业的扩大,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愈来愈大,从而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单独的个人逐渐摆脱各种不同的地域局限和民族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相联系着,并且可能有力量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达到控制和驾驭异己力量,使人完全恢复自身。可见,单独个人的解放的程度与工业史和商业史由地域性历史转变为世界性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

三 唯物史观的确立

《形态》以较大的篇幅阐述了人类的工业史和商业史: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造成城乡对立。城市的出现,需要公共的政治机构来管理,这时就产生了两大对立的阶级: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城乡的对立使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劳动。随着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商业逐渐从生产中脱离出来,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区域不断扩大,这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使每一个城市都有着占优势的特殊工业部门。而这种城市间工业分工,又使得一城市的市民捍卫自己的利益。随着商业和生产的扩大,在城市市民中逐渐产生出市民阶级,同时,也加速了活动资本的积累。使得一切现有的财产被变为工业资本或商业资本,从而吞并了在它以前存在过的一切有产阶级,重新划分为两大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工业史和商业史的分析认识到:以往哲家用普遍的、抽象的人代替历史活动中现实的个人,并把后来产生的国家、法等意识赋予历史活动中现实的个人。“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由于公然舍弃实际的条件,于是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13]因而,他们也就根本看不到“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4]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从此前提出发,即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去说明他们

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全面分析三种所有制形式与工业、商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明确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的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5]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工业和商业活动过程中,还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第一,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产生出不同的观念、思想。如中世纪要求人们忠诚,而十九世纪则要求自由、平等。因而,观念、思想、意识的产生是与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联系在一起。从事现实活动的个人,不仅生产物质资料和人本身,而且也生产着自己的观念、思想、意识等。“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16]

第二,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市民社会作为交往形式,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由生产力决定,同时也制约着生产力。过去人们只主要考察了人对自然的作用,而忽视了人对人的作用,其后果是从抽象的人出发,把历史看作是“产生于精神的精神”并消融在“自我意识”之中,因而也就看不到作为现实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交往形式的市民社会是整个历史的基础。市民社会是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也就包括了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的整个工业活动和商业活动。正如前所述,由于分工,由于工业活动和商业活动,各城市、民族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组织国家,以反对共同的敌人,所以市民社会在一切时代都构成了国家的基础以及宗教、哲学、道德等上层建筑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去追溯国家和意识产生的过程。当然,市民社会的活动也必然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加以描述。这种历史观不是像唯心主义者那样去寻找某些先验的范畴,然后从先验范畴出发去解释实践,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现实的人的感性劳动、物质实践出发去解释观念的东西。一句话,人类的全部历史活动都在市民社会中得以显现,并因生产力和市民社会的变化和发展而具有特殊的性质。

第三,生产力、市民社会、意识三者之间矛盾地运动着,三者矛盾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分工。由于分工,使得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享受与劳动、生产与消费相分离,一切假想中孤立的个人的观念,是束

缚经验的观念,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往形式在这些束缚经验的观念范围内运动着。

一方面,生产力和市民社会或交往形式矛盾地运动着。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当旧的市民社会或交往形式已不适应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并且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就会被新的市民社会或交往形式所代替;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新的市民社会或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而为别的市民社会或交往形式所代替。一切历史冲突的深刻根源就在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总之,市民社会或交往形式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市民社会或交往形式,因此,“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7]工业史和商业史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体本质力量发展的历史,是人本身确证人的本质的历史。

另一方面,市民社会和意识矛盾运动着。国家、法等意识形态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就是市民社会。不是意识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意识,制约着人类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当旧市民社会为新的市民社会

所代替时,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就会或快或慢地相应地发生变革。因此,必须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相反。

总之,《形态》从人物质生产活动出发,详细论述了生产方式、分工、国家、市民社会以及意识的产生,把作为特定生产关系的资本贯穿于经济批判、政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之中,深刻而科学地阐明了唯物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刚创立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把矛盾直指资本主义社会,指出无产阶级要改变受压迫的状况,只有进行革命,消灭劳动与分工,才能获得个人的解放和自由。

综上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工业史和商业史的研究,实现了哲学研究范式的重大转变,重新界定了人的本质及其在历史中的地位,创立了一门新的科学——唯物史观,从而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工业史和商业史的方法,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从现实出发,从实践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实际问题,以及当代人类社会新的实践,这些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基本路径。也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方向,不断解决新的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6][7][8][9][10][11][13][14][15][16][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6,50,49,18,32,76,24,29,30,34.
- [2][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1,82,82.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34.
- [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8.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Industrial History and Business History in *German Ideology*

LI Zhong-xiang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Research Department, Wuha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Wuhan, Hubei 430205)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space studies on industrial history and business history in *German Ideology*, which contains a wealth of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Generally speaking, the research of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history concerns about people's emotional world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way of thinking of modern philosophy. It is conclusive evidence of strength of human nature, reflecting the liberation level of a single person. It establish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found a key to scientifically understanding the activities of human history.

Key words: Business History and Industrial History; Civil Society; Emotional World; Human Natur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责任编辑:李 进)